

詩、酒、有限的溫暖

楊牧訪問記

■夏祖麗

去年，詩人楊牧回國，在臺灣大學外文系客座教授了一年，在這一年裏，常有許多年輕學生問他，為什麼不寫葉珊時代的文章了，他往往會被問得很無可奈何。他說：

「人總會轉變的，套句朱西寧的話『你們會長大，我也會長大』我喜歡我自己有許多時期，這樣可以一直做下去。」有時被問多了，他也會開句玩笑說：從前皇帝每隔幾年就要改個年號，我改個筆名又何嘗不可呢？

楊牧與葉珊

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他把沿用多年的「葉珊」的筆名更改為「楊牧」呢？他一直沒有一個公開的說明，是否現在能做一個解釋呢？他說：

「民國六十一年，那是我在出國八年後第一次回國。那次我曾在王文興的家裏住了幾天。我看到他很冷靜



，我覺得他真是值得佩服，不理會別人知不知道他在做什麼，祇專心幹自己願幹的事；我因此反省自己，想到古人說『名豈文章著』，又一轉念：文章有時也可能會因名而著，久而久之，朋友因為愛護你，讀者因為愛護你，恐怕有失去客觀判斷的時候，那豈不是阻止你進步的因素？也許捨棄那朋友、讀者所熟悉的筆名，換個符號，重新來過，未嘗不是對自己的潛力的一種考驗、挑戰。那幾天我住在王文興家，想着這些事，忽然也就決定了。

「我並不是討厭『葉珊』，只是我已無法回頭，葉珊時期的想法、年齡與現在不同，即使是體型也有所改變。葉珊很瘦，楊牧却是胖的，所有的一切都無法停留了。我不願讓人拉住，讓我陪着他們，因此使我覺得我應該重新出發，給自己一個不同的印象。」

「有一個學生問我願不願意回到大二、大三的大學時期，我告訴他我不願，因為那時太苦了。如果說要我回頭，我寧可選我三十一歲那年，那是我拿到博士學位的第二年。拿到了學位，剛教了一年書，生活環境換到過去有些憧憬的新英格蘭，而一般的所謂課業負擔（從六從歲到三十歲，一共二十四年的課業負擔）已經自然消逝，愛讀什麼書就讀什麼書，一切由自己來決定。不但如此，那時教書也教了一年了，不僅東西熟了，教書的方法也有些把握了。上講堂不像頭一年那麼緊張，開始真有『駕輕就熟』的感覺。那時詩也不斷在寫，甚至散文也在寫，加州大學出版部又鼓勵我把博士論文整理給他們出版，我有一種快樂的前進着的心情。我覺得三十一歲那年是我最快樂的一年」。

他以「楊牧」的筆名第一次發表的文章是「年輪」，

這是一篇詩和散文交融的作品，刊登在當時的「純文學月刊」六十二期上。他以為「年輪」所表達的與葉珊散文已完全不同。

但也有人認為他要改筆名，應提早一、二年。寫詩評的詩人陳芳明就曾說過，楊牧在他的第五本詩集「傳說」出版之後，突然更改筆名是不智的，他應該在第三本詩集「燈船」出版後就見機行事。因為「燈船」是由他的第一本詩集「水之湄」以來的延續，而「傳說」則是他改變詩風以後的一冊詩集，即使他改了筆名，也仍舊和「傳說」一脈相傳，和「燈船」比較起來，讀者已可輕易地辨認其間的差異。

陳芳明以為，「燈船」是葉珊創作歷程上的一個分水嶺，山嶺之前是抒情的，山嶺之後則是敘事的，清清楚楚，不容易混淆。他想結束的應該是「燈船」以前的風格，而不是「傳說」以後的風貌。

詩

民國五十二年，楊牧從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服了一年兵役後，在五十二年九月到了美國。一年半後，他獲得了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學位。後來又入柏克萊加州大學繼續念。在民國六十年得到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目前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文學系教古典中國文學，比較文學系教中西比較文學。在美國十餘年，前七年，他一直在讀書，後幾年是教書和研究，但不論是讀書或研究，他一直沒有放棄寫詩，許多當年和他一塊寫詩的詩人都早已不寫了，他覺得很惆悵。他說：

「我覺得一直寫下去至少有一個好處。因為你一直在寫，偶爾發表幾首不算最好的作品，別人不會太驚奇，因為創作本來就有起伏的現象，大家都一樣，你的心裏也就不會有太大的負擔，深怕別人批評你『退步』。

「我從來沒有感覺到我會停筆不寫，不知痙弦、鄭愁予他們為什麼會停？他們的才氣縱橫，為什麼不繼續寫？」

楊牧十八歲那年，曾擬與洛夫、黃用、痲弦、夏虹等人組五人詩社，後來沒有成功。如果看他早期的作品，會發現他的文章常有那段時期的影子。他把那段時期朋友們寫詩比喻做擲標槍比賽，每一個人都在試驗，都在探求新意。那時新出版的詩刊每期總登有幾首好詩，有些名句他至今仍能背得出來。田園咖啡館裏的詩人聚會，小酒肆裏的辯論談心，他說，那時他們的呼吸是純粹的，是詩，而不是什麼會議和運動。套句詩語，那時詩的生命極新，詩人的追求慾望極大。他說：

「那時每天走在路上，就覺得自己必須歌唱，必須飛揚，覺得自己的身邊就跟着繆司和三閭大夫的影子。那段時期奇蹟似的創造居然奠定了中國現代詩的基礎。翻開那個時期的詩刊，大家發表作品的時候，總是標着『一輯三首』一類的滿足。」

在一般人的觀念裏，詩人是要純真的，熱情的，浪漫而不受約束的。而一個研究學問的人却應該是理智的、清醒的。這些年，楊牧一直在做文學研究的工作，這與他寫詩會不會有衝突呢？他說：

「這兩者之間應該是有衝突的，但我從來不覺得很痛苦。白天，我的工作很忙、很累，晚上我還是想寫詩。學生時代考試考得很辛苦時我也想寫詩。而在我寫論文寫得最專心、最起勁時，也就是我最想寫詩的時候。所以我想，寫詩這件事正好是我嚴肅忙碌的研究工作裏的調劑，使我的精神得以平衡，不致精神崩潰。或者可以反過來說，學術的研究是我專致精誠寫詩生涯裏的調劑，使我不致於認為詩人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人。」

「現代文學是我寫作的範圍，而古典文學是我研究評論的對象。」

他說，寫詩使他感到永遠年輕而憂鬱，因為詩的追求本是洪荒人類對於純粹神秘的追求，向原始的自然的世界挺進，這過程落寞而憂鬱。

而古典的研究使他感到老邁而歡愉，因為文學真理的追求使人萎縮、畏懼，增加許多美和善的顧慮，並於其中感到遲暮的歡喜。

他認為寫詩是件很愉快的事，尤其是寫短詩，四十行之內的詩，他開玩笑地說，那比聊天吃飯都舒服。近

來，他很喜歡寫一種帶有格律趣味的詩，這是有他在唸詩經時體會到的。在有限度的格律裏求無限的發揚，正如舞者之飛躍必須局限於舞台上，更可見藝術家的工夫。他認為那比插花園藝都愉快，那就像是給自己一種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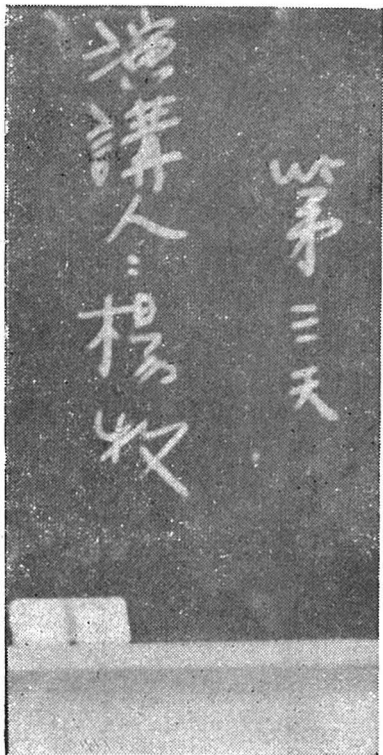
但他認為寫長詩就不那麼快樂了，尤其是講求結構的詩，那寫來真是痛苦不堪。當然，他說，長詩完成的時候，也有一種凌越短詩殺青時的感覺。「司馬相如寫完一首長長的賦的時候，他說他覺得『意思蕭散』。就是這種感覺。」

楊牧寫作的範圍很廣：詩、散文、評論及翻譯。而其中詩與散文是他寫的較多的。

在詩與散文之間，他個人是比較偏愛那一樣呢？他說：

「我一直覺得詩對我比較重要，散文只是副產品。詩是一輩子的事，而散文是有時間時再寫寫。在我來說，詩重要性是第一、學問第二、然後才是散文，而最令我煩厭的是翻譯工作。這許多年來，我於散文之為藝術早產生一種又愛又恨的失戀情緒。也許正因如此，使我覺得散文只是我所追求的文學結構裏較為次要的一環，藉此以掩飾自己的疏懶。」

「當然我也知道當散文臻其極高之時，其起承之氣勢，其轉合之跌宕，其動人移人，絕不在詩之下。但我個人冷暖試之，覺其受受乎難哉。因此，我覺得詩的創造比較驚險刺激，字數雖少，空間却大，是一種以有涯逐無涯的心智活動，於字面質理的排比間，且具有無窮



的暗示性和音樂性。」

楊牧寫作從不熬夜，通常他都是在白天寫，只要坐下來總是可以寫出來。他改的很厲害，一篇散文總要改個五、六遍，而一首詩至少十遍。寫作時他只喝茶和抽煙，不喝酒。

酒

自古以來，詩與酒似乎是分不開的。楊牧的愛酒在詩人中也是有名的。以前，他是什麼酒都喝，近年來，除了啤酒，他什麼酒都不喝。談起酒，這位詩人並非想像中的眉飛色舞，他說：

「中國人常說『吃飯是和，喝酒是德』，我覺得我們古代中國人把飲酒當做一種儀式，不論做什麼都要喝酒，似乎把喝酒當做積極到達一個境界的東西。我常向美國人挑戰說：『如果你們能從你們的詩中找出一首歌頌飲酒的，我就給你一塊錢。』美國人不敢歌頌飲酒，也許與清教徒



的心理有關。

「荷馬的伊利亞德最後，就有一段寫到一個大英雄赫克特的喪禮，大家把他葬好後就回到皇宮裏喝酒，可見他們也把喝酒當做一種儀式。尼采說過，希臘的精神有兩種，一是阿波羅，一是黛娥尼薩斯，也就是酒的精神。而後者更是希臘文學藉以發揚的精神。」

「夏濟安先生也說過，酒發明這麼久了，中國人愛喝，希臘人也愛喝，可見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害處。但是我發現現在人一說到喝酒彷彿就有點犯罪的感覺，一些報章雜誌上總是勸人不要喝酒，喝酒對身體多麼不好……等。」

「有一個日本人曾編了一本『中華飲酒詩選』，從其中，可以發現中國的飲酒詩真是不少。但酒喝多了是不能作詩的，那時只想聊聊天，說說笑話。在我來說，喝酒本來是一種休息。所以下午五點鐘以前我是絕不喝酒的，這樣我至少一天可以保持八個鐘頭純粹的清醒。」

書

從詩、散文、寫作、酒，又談到了書。做為一位詩人、一位作家。一位學者，他「讀書」的經過是怎麼樣的呢？他說：

「我真正專心看書，是在唸大學以後。唸了文學，知道了文學史的系統以後，我才知道那些書應看，那些書該先看。這也可以說是受了學院派的訓練。我唸的是外文系，但中文系的課我選了很多，比一般中文系的同學不算少。在大學有一段時期我很迷濟慈，我拼命看他的詩集及書信集，並寫了許多給濟慈的信，這些都收集在『葉珊散文選』裏。」

「到三、四年級的時候，我那種對某一個特定的作家特殊熱愛的情形突然消失了。」

「到了研究所以後，我的興趣漸漸轉了，我想要找一個自己專攻的東西來。漸漸的我研究的東西愈來愈古舊。由於研究上的需要我甚至學希臘文和古英文，因為我有一個野心，要追求真正的西方古典，也就是文藝復興以前的東西，因為過去中國人講歐洲文學都是文藝復興以後的，所以我花了大部分時間去看古典與遙遠的東西。」

「西方的古典人物中，荷馬、味吉爾、拉丁、莎士比亞、歌德都是我喜愛的。這些人當中，除了歌德，都是相當『古舊』的，但歌德真可以說是歐洲文學心靈的大結合，到了他，彷彿歐洲文明已經到了最高峯，然後慢慢往下掉，掉成今天這個樣子。」

「至於中國的東西，我認為唐以前的詩，也就是中國詩還沒有發展出律詩以前的詩比較質樸些。它比唐詩自由，却又有一種規律。我常想，中國新詩的模範也許就在那裏。但我認為中國詩應該往敘事詩方向走了。」

至於當代的美國小說，他說，海明威、福克納、史坦貝克以後的作家的作品，他幾乎都不讀了，至於美國當代的詩他也不大讀，看的總是二、三十年前的，有時他覺得趕不上，但也沒有辦法，因為他教的是古典文學，必須要充實那方面的知識，因此他看書也都與自己的研究工作有關，而且往往是作為研究上的幫助。有時在看書時，感情與熱情都要冷卻下來，如果說真正的拿來當消遣，那就是國內報上和雜誌上的小說了。他也看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都看了兩遍。不過古典中國小說沒有一部是看過兩遍的，有的是小時候看的，却能記得。

「可是」，他說：「當然不能像白先勇那樣把『紅樓夢』的花花草草都記住。」

他還喜歡一種他認為比小說還有意思的書，那就是有關草、木、鳥、獸生態習慣的書，他常常拿這方面的書來看，也許正是因為他所學的比較遙遠，讀來十分輕鬆愉快。

在西方的現代詩人中，葉慈和艾略特的詩是他唸得比較熱心的，但他更偏愛葉慈，主要也因為葉慈的生平

至於中國詩人，他說，如果一定要他做個決定，他真正最佩服的、最喜歡的還是陶潛。不過，他並不喜歡與陶潛齊名的謝靈運。但他覺得中國真正的大文學家應該是歐陽修。他希望有一天能把歐陽修研究的更清楚一些。

懷鄉

認得楊牧的人都知道，他是相當懷鄉的，有幾個文友就說過，楊牧動不動的就提他的家鄉家人，回到臺北後，三天兩頭往花蓮跑。

去年花蓮榮工少棒隊突然脫穎而出，擊敗其它各隊，成為中華少棒隊的代表。那時楊牧正好在臺灣，他對家鄉的小弟弟們有如此成績非常興奮，而榮工少棒隊的教練陳阿官還是他的小學同學呢！

楊牧的祖父時代曾在桃園種菜，後來遷到花蓮。他的父親在花蓮開一家印刷廠，家中有六個兄妹，他是老大。在他的家庭環境裏，他想不出有什麼對他文學有影響的因素，如果說有，那就是他父親對他們的放任，他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從不加以反對。他有一個弟弟畫畫，兩個弟弟唸數學，一個妹妹唸文學，還有一個妹妹，他的大妹，他認為是他們的精神支柱。

去年楊牧回國客座一年，他也曾在報紙上發表了一些和詩、散文比較不同的文章，對臺灣的社會及作爲一個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認識有了更深刻的體認。

這讓人不禁想到了一個問題：是否一個在異鄉多年的人回過頭來更能夠對自己的家鄉有一種加倍的愛心，楊牧的答覆是比較嚴肅的，他說：

「我有一個學生曾對我說過，他畢了業要出國，因為出國可以培養鄉愁，這也許不只是一個玩笑。以前我在臺中東海大學唸書時，每年寒暑假回花蓮，那時我並不覺得喜歡回鄉下，甚至覺得它閉塞。但現在每年我都

覺得我必須回去，覺得我自己的根就在那裏，每次一回花蓮，睡得特別香，飯也吃得特別多。」
在一篇「赫德遜河的浮光」中他曾寫道：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胡適之有一首詩，題曰：『從紐約省會 Albany 回紐約市』，先說明赫德遜河長四百哩，流下海洋，像他少年歲月，一去永不復返，第二段是：

這江上曾有我的詩，

我的夢，我的工作，我的愛。

毀滅了的似綠水長流，

留住了的似青山還在。

其實，這江上何嘗只有他的詩，他的夢，他的工作，和他的愛呢？每一個去過紐約市的中國學生都要或多或少失落在赫德遜河的霧氣裏……

也許家鄉正是這一個在異國飄泊十多年的遊子的避風港吧！他說：

「也可以說我有部份的逃避，在臺北我最忙的時候，我會突然回花蓮，這就如同從火線上撤退下來一樣。回到家，我會拼命的浪費時間，我平常是不睡午覺的，但我會睡午覺、大吃一頓，或是花上一個鐘頭洗澡，在那裏，我有一種安全感。」

「有時我覺得很奇怪，所謂鄉愁，是對整個中國歷史的鄉愁，是它歷史文化的意義。真正使我對書本以外的東西，對臺灣的社會下功夫去深想，是我在加州大學唸書的時候。當時越戰打得正兇，我看到了美國學生對他們的國家及社會的關心，這彷彿把我從象牙塔裏喚醒了。」

「後來臺灣退出了聯合國，本來許多有邦交的國家，也一一離開了我們，作爲一個知識份子，我不禁自問

我應該做些什麼？我能做些什麼？我能做些什麼？

「對臺灣，我有很深的感情。在美國，我看許多中國報紙和雜誌，這是一種血肉的感情。幾年前，我買了一本連雅堂的「臺灣通史」，我才對臺灣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去年回國一年，我常常去旅行，我到了鄭成功的安平，到吳鳳廟去看，去感受，就是要把自己接起來。」

人生

目前，楊牧正在寫兩本英文書。一本是有關詩經的研究，接續他已出版的那本論詩經技巧的問題。這次他要把詩經當做史詩處理。一本是王國維以來的中國學者，受了西方文藝思想的學者，對文學的看法，可以算是一種檢討。

另外他還有一本中文詩集「北斗行」即將出版，這是繼「瓶中稿」以後的詩集。同時還有一本中文寫的有關文學批評的書正在編集中。

看到楊牧數次，但不是在課堂上，不是書桌前，不是在研究室裏，幾次都是在他回臺灣時的友人邀宴上。從五點半晚餐還沒開始，到十一、二點曲終人散，他總是一杯啤酒在手，不是席地而坐，就是四處遊蕩。初見，覺得他不如想像中的親切與灑脫，在陌生人面前，他有些拘謹，却又帶了些許的慵懶與玩世的味道。但交談之後，卻從他那彷彿懶散不拘的態度中，感到一些似有似無的規律，在啤酒杯、微亂的衣衫掩不住的微笑肚圍後，有一份瀟灑，有一份對文學的睿智與熱情，也許這正是詩人的風範。

在訪問結束前，請詩人談談他的人生觀。他舉了一個古代英國傳教士，也是歷史學家 Bede 的一個比喻：「在寒冷的冬天晚上，許多人圍在一幢大房子裏烤火取暖，屋外是風雪交加的寒夜。突然一陣風把窗戶吹開，一隻鳥隨着風刮了進來。牠在屋內繞了一圈，得到了有限的溫暖，又被一陣風從窗戶吹了出去，再回到濕

許義宗著

兒童文學論

每本特價捌拾元

郵政劃撥一五八七五號

■是著者從事兒童文學研究十四年的獻禮

■全書共二七四頁，插圖百幅，共十六萬餘言

■以簡練的文筆表深邃的理論

■以實際的經驗引發讀者的興趣

◎著者通訊處：

110 臺北市城中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女師專)

冷黑茫茫一片的風雪中去。」

而人生也就是如此。整個生命是黑暗陰冷的，而那一圈只是暫時的舒服。他認為人生是受苦，人生是受罪，人生大部分是不快樂的，快樂只是點綴。就像「紅樓夢」裏的感覺，「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最後賈寶玉走到白茫茫的世界中去。

雖然人生如此，他並不會因此而什麼都不做。在臺北美國風塵僕僕的飛機上，他還拿着準備付印的校稿在校。他曾說過：「我們的野心是讓大家肯定這一代的文藝界和學術界是在不斷推進的，我們相信，除了譯介西方的作品，我們這一代的知識界也可以拿出自己的東西來。」就這樣，這些年楊牧以詩人的敏感，散文家的文筆，和比較文學者的信念，寫下了許多多的好文章。